

塑象 (散文)



小站在大山的怀抱里。
两根铁轨是小站射出的穿山箭。
静静的站台上，伫立着一个铁道工，一只手持着信号旗，一只手提着信号灯，饱经沧桑的脸上虔诚、肃穆，向远去的列车行着注目礼……
这是一尊塑像。也是一个真正的铁道工人。
他太普通了，普通得连名字都难以叫人记住，普通得谁也不计较他的年龄。只有大山才知道，自从有了这穿山的铁路，他——一个年轻敦厚的小伙子就出现在这小小的站台，就虔诚、肃穆地凝视着那风驰电掣的列车。几十个寒暑春秋，列车般倏地过去了，他那姿态，那神情就像凝固一般，没有一丝改变。只有那挺直的身子变得微微有些弯，还有那目光，变得更加深沉……
他没有家。也许，在这冷僻的山中，他没有结缘的机会；也许他不愿把山中的冷僻带给柔情似水的女人……
小站是他的家，大山是他的伴。小站是他生

活的地，大山是他生活的天，而飞驰的列车是他的思想，他的情感；那瞬间闪过的旅客是他梦中的亲人……

他默默地生活着，没有什么能改变他。飞驰而过的快车挟起呼啸的风，从来没有晃动过他伫立脚步；偶尔停下来让道的列车，寂不可耐的频频嘶叫也从来没有摇乱他心中的信念。

山中的风雨在他的脸上渐渐冲刷出一条条沟壑，山顶的积雪在他的头上慢慢映染了一层白霜……

终于有一天，他倒下了，是在那列车飞向北京的快车过后倒下的。眼神却没凝滞，依然深沉地望着铁轨伸向远方……

大山掩埋了他，掩埋了他逝去的岁月。

一天，那个常年奔波在这条铁路线上的老干部，又闪过小站时，他似乎觉得失去了什么，他的心中猛地卷过一阵山风，摇荡着他的魂魄，使他不得安宁。于是，他拿起了笔，给铁路局转去了大山的一片深情……于是，他又如昨日一般伫立在站台上，又如痴如醉地回想着逝去的岁月。于是，他不再冷寂，他身边出现了一个他年轻时的影子……

汤礼春



刊头设计 郑永生
本版编辑 叶广岑

孩子今年高考

杨诤华

(散文)

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确切点讲，是去年的七月七日，我专门请了假，送女儿去参加高考。虽说秦岭南麓的天气没有省城那般燥热，但也闷热得够呛。我的拎包里放着汽水、果汁、蛋糕，还有起早煮的五香卤蛋，临走前没忘记带上一条毛巾和一把折扇。坐在车上，我又絮絮叨叨地对她讲了一通考场要领，什么不要慌张呀，仔细审题呀，掌握好时间呀……末了，来一个肯定句：没问题，准能考上。

说真的，女儿的学习成绩是不错的，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每次成绩单拿回家，我都觉得是件喜事。大家都说进入高中后，男孩子成绩向上冒，女孩子成绩往下掉。可我女儿却有能与男同学争高低。同事们、左邻右舍的总是说：“你女儿考上大学是没问题的了。”我嘴上客气地回答：“那也难说。”心理却是想：“咱们主要是考个什么类别的学校。”

去年考试前，我们一家子有约在先：考完一门，大家不问考试情况，以便专心对付下一门。一切等考试结束再谈论。炎夏的天气搅得人心焦躁不安，好不容易捱到最后一门考完，我刚开口要问，没想到女儿竟说了一句使人血往脑门儿冒的话：“妈，考得不好！”我们这个远离城市的厂里，虽然职工近两千，可有个大小事儿就风闻全厂，更何况是考大学的大事。这口气一定得争啊！不管女儿意愿如何，我是铁了心了：明年再考！

七套课本又铺在了桌子上，新的艰苦的攀登又开始了。女儿的话更少了；那甜甜的“妈、妈”的叫声也听不见了；以前考试得到好成绩时的兴奋激情也没了，最多只是淡淡的一笑；连舅舅送

的那套漂亮的套裙也塞进了衣柜。

今年春节前的一个傍晚，刚念初中的小女儿兴奋地对我说：“妈，告诉你一个特好消息，我们的舞蹈节目将代表学校去参加市里的大联欢啦！”说着，与两个同来的女孩子又唱又跳地表演起来了。看着这几张欢乐而稚气的脸蛋，我不禁停下手里的活儿。正在高兴时，里房间复习功课的大女儿“哗啦”一声打开了房门，沉着脸说：“去，要跳到学校跳去，别在这里瞎捣乱。烦人！”这突如其来的斥责，使歌舞嘎然而止，三个小女孩悄声离去。房间里是那么的静谧，我无心做事，脑子里不断出现两张脸庞，一张是小女儿那欢乐而天真的脸，另一张是大女儿愤怒烦躁的脸。这两张脸长得是多么的象啊！记得大女儿小的时候也是爱唱又爱跳，家里就数她的话儿最多，一会儿咬着妈的耳朵讲个“小秘密”啦，一会儿又向她爸郑重宣布一件事儿啦，欢声笑语不断。可是自从上了高中，特别是落榜以后，书本在了一本本增加，话却越来越少了。以前我从未认真地想过这一变化，只是一味的要求得高分，考大学。想着想着我不禁陷入深深的自责。

今年的高考，我没有陪她，而且一再说明，不管她考得如何，也决不责怪她，同时为她在志愿表上填上愿意服从国家统一分配这一条，觉得高兴，因为她向着成熟迈进了一步，而我也理会了许多以前不曾深思过的问题。



童心 习凤山

汇款 (小说)

赵常松

青年哼着风磨小调跨进邮局，个头很时髦，大红领带尤其耀眼。通过那副镀金的秀郎镜向柜台内瞅瞅：“哎，哥们儿，汇一百块。”

“请交一分钱买汇款单。”职员挺和蔼。

他口袋凑巧有枚一分小币，买了单，遂借支笔走向近旁舒适的靠椅。那翩翩风度即刻博得迎面座上两位妙龄的青睐。

他侧身而坐，觉出那两位在打量，禁不住心头直犯痒痒，赶上心情不错，索性摆出了一副高雅的姿态。转瞬，他就感觉乏味了，于是撑着脑袋自管填起单子来。笔在纸上虚晃两下，居然闹起了情绪。一时间，俊俏的眉头逐渐锁拢，抓耳挠腮，有些顾不得高雅了。

对面仿佛挺关注他的举动。风度、自尊，噢，顶好先别管。笔杆子咚咚敲着脑门，别说，一点灵感还给了敲了出来，忙在衣兜四处乱翻……

晦气，只有待汇的大团结，再就是五角的钞。他狠咬下唇，

也就一会，那嘴角忽又泛出一丝笑纹。

“哥们儿，再来张汇款单。”愉悦的声调载着五角的钞飘进柜台。

零钱找出来：二角的、五分、二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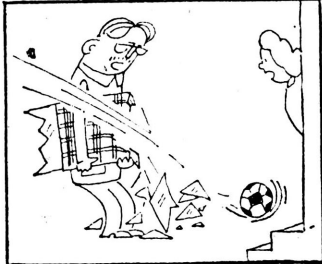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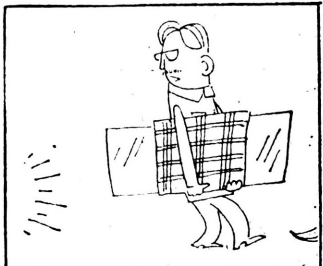


“能否再给点零的？”柜台里挺纳闷：“莫非你是整钱？”

他发窘，快快地走开。

迎面两位放肆地跑到了桌子这边，在一米开外慢吞吞地贴着邮票，把眼睛瞪得老高，直往他鼻尖上瞅。

对了，邮票！蠢货，“来张邮票！”就差没给脑袋赏一拳。



礁石

张芳

水中石

笑怨我对你的阻隔
是我给了你飞腾的浪花

风

在传送花粉的同时
将沙子也携带了一程

流水

是这平缓的河床
使我失去了冲击的力量

沙柳

高歌逆境中的奋斗
在黄沙中写出绿的音符

小幽默

狱长对一个要被释放的囚犯说：“很抱歉，我把你多关了一个星期。”

囚犯说：“没关系，下一次少关一个星期好了。”（校荐）

梅大叔

(十二) 买镜子

赵焯

植物园抒情

闻频

是谁圈定的这一片荒地，在城郊

丛起这一片葱茏
塑一尊李时珍的雕像
织千曲青藤覆盖的迷宫
终年，有叶的常绿
四季，有花的纷呈
清幽处，闲置着
为游人闭目小憩的石凳

树木葱葱
竹林葱葱
清清的池水摇曳着的
是露珠闪动的荷叶浮萍

幽幽林深处
是雀鸟悠闲的啼鸣

是谁圈定的这一片荒地，为市民

拓一方绿色的行宫
渠水轻流
浓荫蔽空
抱儿带女的游人来了又去了
丢下的，是一身嘈杂的喧嚣
带走的，是一腔静谧的清悠
恬淡的心，还有清水在流

静静的植物园
仿佛在街衢的尽头
一端是迪斯科热烈的腾飞
一端是月下笙箫的飘逸
恰似那灿烂的阳光
尽被这绿叶吸收……

工人日报 陕西工人报 西安环保锅炉公司等八单位联合主办

第二届《工人日报漫画大赛》

作品展览

地址：西安市东大街美术家画廊 时间：9月1日—10日